藏密齋集

藏密齋集卷之十九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 六

答錢龍門

經費不發其出而第嚴其入其入不根柢於州縣守令與其藩伯而第坐之郡長主腦調理俱未爲得之茲事於門下無一損益然得以其完解之數聞之主者更善耳 甲子正月初一日

答顧醒石 湖廣學道

三載於覆露中而循日用飲食之恆相忘於不自知治化浩浩矣爲之恆者抑何忠忠焉其不勝數也心之所用譬如嚙指小者亦痛遂孱存汪感愧如何惟楚有材風氣不無慓疾用之善則勇于爲善悞用之亦勇于爲悞惟在導師之所導之今日得導師矣他日不問而知爲安定先生弟子也賀賀甲子正月初一日

答陳如葵。

不肖之在斯世人盡謂落落不肖亦落落自謂

也夫亦有謂老公祖爲落落者乎落落者於世恒不相入顧落落者與落落者遇相入者在落落中矣懸明鑑衡士士甚幸而又要之神明才士寒士其有弗遇乎枳棘非所以棲鸞然葵霍者治民之心治民之分則奈何承台命又弗敢委諸艸莽也甲子正月初一日

答方孩未。

出而無方孩未可與晤語者歸而方孩未陡然于心人即善忘何至忘方孩未耶論固有宿事

固有候其不能汲汲焉乘候定論以還方孩未本色也二三兄弟所日聚首而汲汲焉者也必有以報兄圖嗣聞不盡 甲子正月初二日

答錢聆自

弟圖登萊以兄非以兄圖登萊也登萊之席宜不久而又非役此者所爭鋭且任此者復甚難故謂非兄不可而不意游言之與與脫苦之懷不相期而相偪而起就弟耳目所可及游言止矣就弟力量所及未知于兄所苦何如也討與

諸同志商之不敢怠相好者乃不可相信如此

兄第坦懷以行無露痕跡也甲子正月初三日

答解謝垣新安令

吳𦙶蒙比于屋烏而一念之錯如聚鐵以鑄遂

負栽培其抵家與弟抵京道路相左尚未相聞

也徃在維耳治狀頗悉引爲同籍光青役竟事

遂引爲薦牘光近讀年兄所自敘徵矣恩典大

例況徵以治行乎郭公如星呂公維祺爲年兄

治民兩君之材與德如何其在地方與年兄比

肩者與所比肩而事之者其材其德其否者咸
弟所願聞聞亦不敢以瀆便問統冀不我見外

甲子正月初三日

答王葱嶽浙江撫院

浙非翁臺樂地也念吏于浙者匪得剛正嚴明
如翁臺者如日月如風霆照臨其上將浙之民
窮苦以沒世而不得再生于浙者與官于浙者
匪得剛正嚴明如翁臺者示之向方偕之盪滌
其心浙之心者將沒世而不可革天實待浙苦

翁亭以其漸而漸乃始稱樂地也寧雞犬無知清冗役而滑遲亦其一端伏惟垂念甲子正月初四日

答陳幼白

秦以伉佷之氣甲天下而邇亦稍稍露其穎亦復稍稍藏其穎其露者質耶其藏者質耶衡文者善露徵行者善藏則又何以云文行出于一也藏者近質然質有其穎而故藏之反即于濡急讀訂是錄數章士有蓄穎而不幾幾焉宛轉闒生洗發以求露其穎者乎幾幾焉以求露其

頹則文必日濬而伉佷之氣日固黍之所以爲黍也台臺敎士以盡露其頹爲救黍之所以爲失其爲黍也豈獨文焉已耶衡文者每稱敬菴養沖兩先生可以知所重矣台臺參而三也甲子正月初四日

答梁樹宇

年兄於病間爲弟圖老植於冗隙爲弟飲逆旅生韻挂壁高情滿懷時時在壁時時在懷也故嘗經行伊洛間思當年所繼月待旦以營者如

何如何而杳不可得艮二千石守其地應夢寐

接之可得相示乎其我歸我事我治才品足聞

於時者便祈一詳及之幸甚弟不以瀆之人也

厚貺不敢承弟借一二童僕於此不甚費不敢

以薪米累故人希亮 甲子正月初五日

答申清門

兄稱中年兄稱蘭芽玉樹爲吾黨所徵文獻也

南北睽阻我勞如何尊敎欲爲令祖一表章之

大業則不待表矣苦心則不可不表也密勿之地

之所用心止欲與九廟神靈相對耳文定嘗自
云如瘖醬糞如病灼艾自苦自痛自知而今日
表之耶班行中有痛定而思痛者痛味正如食
蔗恐表之非其時也鄙見如斯恐未必有當于
孝慈之指隻身京邸削衣貶食饔飧已饒不煩
復以珠桂爲念珍果見餉念弟之口之苦耶謝
謝　甲子正月初六日

答熊壇石

尉子如不肖倒其一腔之血亦灑幾何而切切

焉其不自禁也屹屹焉而過爲防台臺以大過
人之才折肱之後圖脈脈以稀于久也瞿瞿焉
而淡爲慮淺爲慮併慮夫防之過竣無以安小
人究竟無以安君子過爲防併防夫慮之過愼
將不但聽小人之道自長而且掖之而使之長
將不但聽小人之消君子君子且自消以聽小
人心相質而相質者不知其幾也迨南訃駸駸
其大壞矣側聞台臺片言當幾不動聲色而撥
而反之正乃西向再拜而心折于台臺吾儕非

海濶天空恣萬靈之飛躍淵魚將舞而不下誰
歟聽吾之搏挖而吾得施其點撥也過毘陵無
不淘淘齊王孫者不肖心知台臺擁節鉞舊京
此不足慮而果不煩一力士之力縛之如縛雛
雞溪心大力者之逸而有成如斯矣國有大事
非台臺誰當與任者人亦孰不欲富貴取富駁
貴者以其富貴勸乃心王室之人人亦孰不勸
不可勸者獨其渠魁耳世論小小清明正宜罔
治脇從令反側自安共偕大道有味乎樞筦元

氣之斂也所諭交關諸大老之側者令人不忿
疑如拊自心盡焉同痛此法又將安施耶若中
多皈依大教者何以有獨立之歎有可藉篆無
借嗣音即不肖不敢不黽勉以聽鞭策統鑒不

一一 甲子正月初七日

答李翼軒

束髮而受書焉徃而非先生之書也者金匱石
室非藉琬琰弗珍名山奧區非藉黼藻弗靈鴻
書祕帙非藉玄晏弗傳騷人墨士非藉品題弗

重慈孫孝子非藉表章弗慊而鶴班鷺序獨靳之弗思以鼓吹休明也大中所以嘵嘵于都人士也而其言如絜先生自爲重耳中寧足重先生亦不謂其有聞于先生也遠序分絜何以克承顧少者卑者弗敢辭分也戔戔二一縑敬附縑永之義乃嘗吾世而尚未得一侍杖履拜下風耿耿此情曷其有已　甲子正月初十日

與康咏澹

瀆冗一　亭王慈翁公祖及練任老具悉其事撫

臺果毅任事人且欲遍行諸屬邑之有漕糧者以觀其能任鴻尤晰此九石八斗之加非創觀賦役全書從未派及此其旁矣若於撫院莅任之初得糧里具呈于老父母老父母據以轉詳卽不敢求裁于九石八斗之內永不至橫溢于九石八斗之外并革其多方之費敝邑三弟世世食老父母之福其免法一意倒櫃無二無三旂軍不得聚而譁奸胥亦不敢派單而上下其手也甲子正月初十日

又

備考議單役軍輓漕即科民以予軍所予者民
不薄其在浙每米一石予耗六斗六升又予尖
一斗共計七斗六升內以四斗爲隨船耗其餘
以折銀所謂輕齎是也即此一予業已十加其
七之六而不寧唯是初又有蘆蓆米易耗米揩
木米松板米過江脚米諸色一一折銀以予之
以故敝邑合兌運改兌二項正米止六萬二百
八十九石而隨船耗有二萬四千七十五石六

斗諸折色銀至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有奇旂軍至京所交納者正米耳是二萬四千有奇之米與一萬一千有奇之銀皆以果軍之腹者也軍即費亦宜足辦不知始自何年合正耗百石復私加之九石八斗于是八萬四千二百六十四石六斗儼然皆爲正米其私加之米積至八千二百五十七石九斗三升一合訛傳以爲漕規不知漕規無此加也米必乾圓潔淨無所謂倉場窄狹難以潮颭而復以議加

也每石七斗六升之加正以充旂軍補潤補尖之用若又議加是潤外之潤尖外之尖也又不知始自何年于松稅米內又私加銀五十五兩五錢八分八毫五絲敝邑歲出此八千二百五十七石有奇之米與五十五兩有奇之銀真所謂無名之賦自難以搦颳之説起米不無濫惡旂軍利其濫惡以多勒耗贈有濫惡者未始無非濫惡者而勒贈無以異于其濫惡者勒贈多而米價騰旂軍因少貶其價以取折乾之赢歲

役一歲增歲益增莫可底止旂軍文彩而爲虐
多方其名色綱司話會倒籮淋尖踢斛等項不
一而足石米費至八分每一兌運合邑費六千
餘金而徒以充無賴者倡家酒家呼盧家數日
之用誠可痛恨去歲幸賢父母在事米以九石
八斗爲率費亦不至如徃年之瀾倒矣今日得
呈乞撫臺申明漕制悉稟舊章得併革此非漕
規之九石八斗與五十五兩有奇之松板銀甚
幸若九石八斗之外歲多勒贈與一切綱司話

會諸雜費此截然無有疑貳固賢父母已見之施行今第欲勒石而永其意者也

答葉成我。

臺下之在吾黨蓋吾黨之賢者而滯淹者也候而見淄楚然爲訝乃劉江餘自臺下之品之不可以淄也賢者不必不受淄淄者不必不賢有江餘之賢知吾之不可以淄吾無怍矣自兹以徃洗淄振滯伊誰之責耶甲子正月十一日

與魏肖生

習先生於制義以爲此迥然者也已而徵治行以爲此爾然者也洎一見而驚以爲頹然者也再進而以爲此肫肫然灑灑然者也讀鴻刻而飄飄然淩雲霞之表俯視一切而以爲此紛紛然者何也乃自愧以其詹詹者進也鑿壘之外所餘幾何而叩大巫也顧不肯已矣豚犬方習爲文譬以較士郎絕不韻者不免與之卒讀試拈一二義以視其神檢如何也甲子五月十二日

與焉

辱顧問以爲隱隱有不平之鳴已見謗書爲一再思之古人止謗之法又曰無辯青蠅點璧璧亦何言要璧之爲璧自在如何如何 甲子正月十三日

答沈[illegible]

夙景高誼方以梓里年家之緣未獲荆識爲生平闕然事討與倏及茫然不知其所自來長安口耳翕焉爲臺下稱屈抑者如雷安有復索瘢瘢借以自代滋人間之不平者乎臺下其無庸自疑也似葉之身候當搖落業奉使而出不敢

復以珠桂爲知己戞台既不敢當歸而看桃花于西湖當拜下風而請也

答魏肖生

舉業舉子業也而豚兒時以舉業爲借徑不得明眼人一眼覷破恐其墮爲野狐所獎借能合下承當耶欲更具一册奉覽以原緘歸教之而篋中無之矣鈔下尊評原册緘報圖面謝不一

甲子正月十三日

答李生洲

弟本不恤其一身之危以幸諸君子之安無論諸君子不得安而弟危即諸君子舉安矣弟亦自分必危何則窄腸快口非致安之道也況危而安安而危陽止陰作彼搆此挑千變萬幻不可方物而弟于此世界中幾萬分一之安耶辱念甚感遂知丈之閱時而躍然喜而愀然悲者如相對也嘉果見餉矜弟之若而分以甘耶西鉞附壁寒士以寒爲常不煩故人戀戀也 甲子正月十三日

答汪太生 仁和尹

史重循吏朝倚正人入杭百姓無愁苦嘆息之聲入朝於臺下隱隱相應求者俱有干霄之氣循吏正人合併于臺下將來仰藉臺下不小負脫不敢承相期千古惟此腔血 甲子正月十四日

答魏肖生。

于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以不肖知不肖非無苦處非無樂處要其所成就譬如三家村舍枯蘆滿谿夕陽映樹杳然無人時筱雅雅

哇哇一部鼓吹破其閒寂而已無當于大方即過荷痂嗜不甚鄙棄要之不肖自心自知如此如此而已豚犬所差異于舉業者微覺其功課頗着性靈以題目爲格致以筆墨爲淘洗以考試爲本行而利鈍不與焉獨慮其無師承失家數復似其父過合旣紆工夫亦枉而先生之敎之而獎之者如斯耶 甲子正月十五日

答葉問義 宿雲道

方其林時借臺下覽乾嶽樸公佐樞樸公內臺

下外乾嶽時內時外而樑公多咨臺下多舉乾
嶽時咨時舉亦復無咨無舉種種可念外者乃
志可得抒手可得展舉可得集也過之大計在
款款之足恃在我可以戰數零虜敗款戕我裨
將而猝不能得共部曲主名即得之不可以問
不敢問虜又誰復禦奴者鬧關臣存同日而遣
家者樞輔之力亦殫矣良將不易單而治督臣
急誰爲李光弼者即此推終不可罷亦復仗臺
下在左右有志可抒有手可展耳鵷鷺成行未

見其出身而任此也分俸不敢承有可敘願時嗣音夫有一緘則必有備緘者其無備緘者即併亦無緘奁數殊困人茲時何時茲地何地我數人何人而相與于奁數中也切切 甲子正月十五日

答陝自公 廣東按院

疆埸之事一彼一此顧見以爲彼也而彼之彼之倏有卞猿之警此中所治被不可測纓冠之救非以爲彼實以了此黔蜀提音屢上即粵息肩有期乃彭湖之寇閩粵共之澳夷以銃拔徵

而又逝於曆而又哆於學將以惑世文者也如
斯矣黠者誰測其所藏要之非吾地主有主之
者有招之者有導之者有利之者有害之者其
變不作則其變乃不在外實在內語云內順治
而外威嚴弟爲轉一語云內威嚴而外順治夫
亦廉其主之者招之者導之者利之者害之者
而一法之乎詢于務莠竭其款款恐未有當也
甲子正月十六日

答徐承平名廷松

課吏治於今日有竆其身勞其身以圖國䘏如
臺下者乎其在言路亦鮮有灑然易念如胡天
岢者冢宰所亦嘗一述臺下生平矣幸一意以
圖永平永平之在今日神京榆關相爲表裏非
一郡之任鶴唳風聲外虞其潰而入內虞其潰
而走人心戚城敬爲社稷加額甲子五月十七日

答何武莪廣西撫院

多故之日而遠置老公祖于粵以西且久置之
粵以西輦下諸君子何其工於圖粵以西并工

於關夫降吳以西者而不念目前之多故也答
曰解衣伏質之奇遇者驚棄索賦之譏寧不高
出尋常萬萬而一鉄之出附者如蠓雖王者不
得自由有一開府鉄而非内者出乎有一貳卿
鉄而外者得入乎王者日討統均之義規模小
定矣篤及之無論功固高即資夫必不久滯滿
也老公祖雖不言功而濟曇矣見霞城諸兄弟
能言老公祖之功剡功久已白於人人初不待
言也　甲子正月十九日

答周綿貞 應天撫院

人孳孳焉以清仕路正爲仕路清我乃始得以爲所欲爲無掣我肘者而究吾志于吾君吾民耳而實未始有君民之志者志乃在官與小人共此官不勝而舍此官而去者乃不能與君子共此官故一時所位置似屬一家而故從中挑而二之且百之千之紛紛而未有已也而伏莽者抵其隙而入君子行將自燼而小人曾不出薪安得不爲深慮邪被髮纓冠以往而又不敢肯

其跡此心徒自苦耳設淡心大力者在廟堂之上消弭不易易乎山公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而三司正副郎俱缺無應手者諸君子淡念計欲起參洲莞其事倘此議得果惟台臺勸之遄行吾人墮地志同道合時不能數遘幸無拘常格有所遲疑其間也撫閩者不能轉敗以爲功而閩幸其因禍而爲福不嫉其不能轉而思其因更見長者之厚道矣敬餉此意不盡 甲子正月廿二

答沈英多

聞尊公之訃而盡然臨尊公之喪而悽然以千
古之事責之後死而茫然對雞骨而幸然艮友
之有子也小暇圖按狀以復前命然不文無以
慰孝思諸不一一　甲子正月廿二日

答王彝宇　薊遼總督

夙欽明德如仰高山之國之功功在廟社剱又
以壯猷熱路勞元老以行邊者數年也卽不敢
以壘綠故事重拂孝思而卹廕之典惠徼　聖
眷自宜從厚何隆貺下頒者如此其腆耶卑者

賊者分不敢辭而不肖討借時有家兄以討吏例贊翁臺翁臺不納心儀迄今夫心儀翁臺而不敢隕越以爲翁臺羞者或寛其不恭之討而與之進也甲子正月廿二日

答侯六真貴州按院

人之避黜也如避鴆誰叱馭如年兄者乃今勞苦而功高矣功則慕之而苦則避之苦則嘗之而功則又避之具眼者以此閱勞閥功閥昂矣顧何以勞苦中復念及同人之珠桂耶每對木

菴論世論心淋漓欲盡未幾輒又別去不勝美人之思荷老年伯飲弟以和弟亦醉德無厭獨不敢數數耳令人時時俯仰蘇氏父子兄弟也

甲子正月廿二日

答陸鈞脩。

日逐逐塵土念君子之清遠也讀濰橋先生小傳錫我以典型矣易名之救敬致之主者 甲子正月廿二日

與錢御泠。

兒讀書精舍時時見古人乎閉門而造車而以祈合轍乎抑鄉里嬲弄不休不免酬對乎與其以休明之日月而徒供鄉里嬲弄也不如入京師開眼孔閱萬變長識力也且以其間讀書也且以其餘教不佞弟也懇懇 甲子正月廿三日

與曹德公

得案見濂兒售而怍賢壻不得售而慨然其不夷夫吾不夷而謂賢壻夷然不以介於懷乎然正不必以此介懷也抖擻精力嚴着課程憂憂

乎難之一朝得手如取諸寄耳若復悠悠忽忽
空度居諸即不勝介介何益甲子正月廿三日

付泄兒

靜我日念我之無居夫我之無居五十年所矣
安得更五十年而日念之日以貽兒曹夫圖我
居而爲力所不及事以累兒曹何如不圖吾累
而不以累兒曹向所數寄書大都靜我意耳看
機緣何如苟費一毫勞攘不如其已也汝讀書
何處滌兒在縣學否此時照管倍費汝心矣曹

德公不售可念所寄賢集書幣努致之郡尊[illegible]
汝兄弟持吾書併具狀所載物件更以[illegible]
具一儀狀各錄文一册見之一見不可少不可
以再此中魏肖生有妙見之如天際真人論人
論文俱不輕許可然甚獎吾兒文也來書及殺
許并寄 壬子正月廿三日

付滌兒

廿二日見案汝乃有名我信不及也秀才大難
做經書有一句理會不來做不得有一題指弄

不來做不得到服便理會得到手便拈弄得只是通求通全在窮理窮理全在看書作文從零碎處積漸到成片段處便通便熟須與經書從頭到底字字揩磨一一體到身心上來看過再看思之又思圖得個一旦豁然纔有進步不可出外走動不可空過日子步步跟着大哥不得自尋朋友句句聽着大哥不得自由自任我照管汝不着我亦不足效也　甲子正月廿三日

與詹仲肅

許陽春福星照臨矣貧家無絲髮事有子惟知
讀書其在諸生者容一造謁謁後非試事不敢
以見即試事非其不得已者亦不敢以數數也
無事而數數與以他事而數數弟無此等子弟
老公祖無此等治民也 甲子正月廿三日

與吳子佺。

平時愼密臨事堅持佩服至敎不敢有斁前途
楊柳漸漸放青可勝依依勸高先生出山早出
山此南征大功德也拳拳 甲子正月廿四日

答王麟郊宣大總督

諸君子孳孳以圖仕路之清仕路清而後可孳孳以圖吾君與孳孳以圖吾民今仕路少見清明矣奴氣未靖加派未已而又且孳孳以虞伏莽孳孳而歎積薪則奈何翁臺領袖正人恢張武略旦日入中樞運帷籌淨胡沙歸卒休兵鑄征甦憊自儒者之效於斯世令斯世真見仕路之常清非翁臺曠望哉 甲子正月廿四日

奉滿老師

冢宰亦思委蛇以圖天下時有違心之歎卽人之視之肖冀其本地風光徹底透發而情面世界已覺齟齬甚矣小人向傍門牆者復交關說搆其間一二左右冢宰者又不無自作美官之想卽冢宰亦有意根難化處凡嘗與小人爲難者不究其根因輒欲要路用之目前意中稍苶能盡專望老師惓然爲吾君吾民吾道闢出此時非一無可爲爲之此其時也望望甲子正月廿四日

答沈雲升陝西茶院

弟一味麤踈人耳有過而信之者有過而憎之者信與憎皆過則受信受憎者皆有所不及矣年兄愛我何以匡其不及耶郎玄水之推噓者甚衆而過而憎弟者若謂此一事遂可作弟罪案過耶否耶董思老入都一過從後便邅曰孽未能數數也弟徼天之幸徼兄之庇得早歸田間耳榮名亨嘉愉快如何不盡 甲子正月廿四日

答丘存峯

吏以其不肯俗也而不循循吏以其膛血適古

姓米鹽凌雜甘苦之故而民得以脫於苦而無不甘然則循吏固俗吏也所敎諸刻循吏之章程具是乃俗吏自視而以爲敝帚耶嘻以觀今天下之吏俗不俗之間何如也 甲子正月廿八日

答梁□ 河南按院名之棟

鵷鷺成行卑者以營此官類者爲其同氣互營此官縣者挑其同氣有所敗有所成以營吾官鮮有爲窮民營其生者民之無生以其無吏吏寔朘民以台而台嚴非時糾彈如迅霆疾風踣

其上今而後尚有股民以生者不望風解綬去

耶苻見驄憲行部大河南北黃童白叟無不咨嗟

愁歎之聲也時事孔棘在遠不忘以其巡方之

餘奏長策拭目竢之矣不盡　甲子正月廿八日

答阮圓海

郵亭晤語蓬窻晤語語語入一世膏肓語語出

兩人肝鬲也暫假而舞斑亟還而領夏前旌且

至喜劇欲狂弟返棹既多稅駕未卜倘猶滯此

所欲倒指日可傾不一一　甲子二月初三日

答徐若谷。宣府撫院

諸鎮北邊胡而畫地從之而督若按橫之於以備邊不啻血脈聯而首尾應也精氣孱薄不獨在腸履所及陵京肩背尤呼吸倚之矣往嘗有大同之役出居庸積子着面如礪沙黃日澹悽其無人望堡如歸直者不能具脫粟直者皆堡軍能多買軍數名者爲饒然則軍之名饒而軍之實乃乏矣轄軍者又時有所需一切將迎餽候生辰與妻子之生辰皆立名色然則雖軍之

饑者亦乏矣若徒借郵送耳一切軍實咸不具而胡奴狎而處塞上大將引以爲家丁恃以無恐幸胡運衰耳實不足以禦胡邊備無所不弱胡無所不生心桀𪭢所蓰知必改觀寧獨肩背恃之且見鞭笞及東西胡也甲子二月初四日

答丘存峯。

吏不循循固無不拙者拙於自爲乃工於爲民父母耳父母心正尊敎所云婆心也婆心則拙宦情則巧巧中有宦拙中有品君子知所取舍

矣 甲子二月初四日

又

醉翁非古名臣歟公田惡令種秫夫何損于彭澤令畢吏部又何以聲施到今也意不在酒雖醉亦何官不可爲矣弟不善飲輒善醉乃眞酒徒耳世不堪以醒眼覰覺微醺爲得策此名求政不必避也如何如何 甲子二月初五日

答岳石梁 順天撫院

欲以爲功也無不可以爲功欲以爲罪也無不

可以爲罪達觀者知無不平而旁觀者平乎言者似亦無不平矣鈔蘭之搆積不能平載見張孤其文遂如貝錦幸受之者之置之也敬服敬服近復有搆不肖于令兄先生者旋搆而旋敗令兄過不肖抵掌而相笑也不爾不成京師驚魂悸魄圖補賦大抬數行矣 甲子二月初六日

答劉心虞

弟之嫉不善頗嚴而與人爲善之意尤切人以自新自許弟不許人以自新乎 甲子二月初七日

與霍顯用

弟嘗過容拜靜脩忠愍兩先生祠下得交于孫孝子孝子名奇逢舉順天庚子鄉試兩尊人之喪偕其兄弟廬墓者六年迄今有長枕大被之風片言隻字不入公府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也客冬弟爲忠愍公勸葬典而其孫楊一新來謝一新乃非冢孫又其意不以圖兆域而將入其金于囊頗怪之昨過左浮老出一新稟揭一通則誣孝廉兄奇遇以不軌而謂其黜生復學蓋

假印也弟徃過眞定晤張蓬老謂孝廉于官府所行保甲中集其可用者習射以防不逞甚贊之今妖戢而人亦解矣若奇遇則浮丘廉得其孝友之實而復之文移可劵也此無傷于孝廉兄弟之毫毛顧不瘦反坐耶忠愍公有若孫竊懼其不瞑矣一新在都下所以揭孝廉者無不至于縣公處必更有甚焉縣公爲貴同鄉乞數行爲綴頻忠臣孝子並重于天壤其不撿以玷前人者尤當有區別也甲子二月初九日

答徐孟麟 山西按院

車轍馬跡遍古并冀商黎上黨矣憂深思遠亦想見陶唐之遺風乎蒲夏垣曲聞何如虞夏商戚時紫塞背朔易而保徳河曲偏關僅一衣帶水無樓煩生心否往嘗從馬邑入雁門經忻代抵并陘其地磽瘠其民宄處困憊已甚以民間有無咨齎愁歎之聲訴吏知得於簿書期會之外也友人賀廷玉貧士有文章介然不可以衣食嘗此意外不堪事可念久爲郎君師必不愛

左右手援之矣 甲子二月十三日

與丘太丘

弟苦飲亦每見赴飲者之苦之苦者不少飲者亦復不少台駕至且行弟不敢以此相苦而此中愬然不能已已乃知苦之者之亦有道也措大數種豈堪奉贐而不能已已之私于是乎寄伏祈笑而存之書一緘儀一緘以致周世兄何敢分叱馭之神倘有過家之使冀其一轉達其區區耳 甲子二月十七日

答李廣霞。如皋

與海客語翁丈海客津津亹亹邑邑飛而神動也伏莽之憂集卿寺臺省之賢者于輦轂之下以弭之甚善乃戎不必在莽抑未必不即伏于向所號爲賢者之中翁丈與日之憂恐有甚于今日也滿銓又爲中原之鹿矣逐逐者預者衆者娟者横者無不有也雙南于是數者無一焉赤水之珠能令象罔得之乎甲子二月十七日

與周世兄。

弟于九十人不能以亟見而庚戌之巷老師過而賞之巳而不售老師不謂不售也又不知何從悉弟之歷歷者而眷存有加焉乙卯春謁于淮陰舟次娓娓勤勤不替疇昔又若慮癸丑之不售之出于老師不幾意存之而手汰之而不知其未嘗入老師之目也辛酉謀于同門諸兄弟萁蒲輪再駕知所稟承而歲復一歲凶問相聞弟又以役在牛馬不得隨諸兄弟附瓣香之薦敎愛如存音容永隔西州之慟何能爲懷太

丘使者之便聊附寸芹特邀世誼祈以賤姓名告之几筵謂是故娓娓勤勤而過而賞之者不肖中幸甚 甲子二月十七日

答周閑鴻

淛之格格焉與海内不相入也白安旗鼓一新而海内靡然而從之然則淛自格格耳格格不在海内也弟無能爲白安役年兄入而左提右挈以張吾淛使海以内無不俛首而拜吾淛下風吾淛幸甚一番大計一番考選吾鄉後來之

秀衛者全之偏者導之所係不小無久低迴子舍爲也甲子二月十九日

答丁養焌。

相去數千里而遙時辱聞問猶咫尺而朝夕也更辱擯貺何以克當人即好受豈能受人之所必不當施人即好施豈能施于人之所必不當受然在高雅則固已心載之矣便羽附璧併謝甲子二月十九日

答錢龍門

饒賦犁然具矣考成議何其詳緻也容聞之當
事者以佐時之不逮不敢擭亦不敢沒也暇日
知上下千古大出手眼矣家侍御兄有孫喜甚
喜甚甲子二月十九日

與陸君湘

童而習貫齋先生之德于家于鄉已偕鄒周君
自淑其學而惋惜于易名之典之闕如也頻頻
迄今茲當五載議謚之期弟適在垣與聞其事
弟與聞其事而前脩湮沒而不章後死之謂何

夫固有恭其議者與主其議者屛力不可以必
得然每五年而一闢非獨章往亦所以教後之
人也吾邑登揭者爲令祖賁齋先生虞封朱先
生璞齋夏先生二人令祖嘗卿太僕光祿爲三
品于格似近若子孫陳乞原有明禁無煩孝思
也甲子二月十九日

與曹允晦

去歲夏秋間與老師一再周旋神倦已甚孳孳
其有所爲怨怨如有所遺而又翩翩獨往無一

節之助心竊懼之不意其不脈也凶問相聞怛焉如喪阻此一官不能爲素亭白馬之赴長恨何窮居薄厄一藻將以明信仁兄爲弟酌明水而以賤姪名告之几筵幸甚 甲子二月十九日

答嘉虞姪

尊君意思大要作官雖三考官必有數年之根柢抑或費金錢而入從無絲毫根柢併不費一錢而登時思作官且思作典史官是假官也朝廷官爵百姓父母何得妄意及此妄意得之傷

天理犯王法犯法而敗所傷滋多即不敗一官到手須有數百金之逋年巳六十矣令祖母年高善病一有蹉跌遁且何償吾故不勸爲之而尊君日孳孳而思得官日欸欸而慍其不得官當奈何我儀圖之庶幾作封翁差善耳吾期之以指日也姪勉之矣 甲子二月廿日

荅李世臣 祥符令

徂披能經義李家兄弟如瓊枝瑤艸舞弄春風去病如古榦蒼枝苞含生趣天作之合宜學汴

中知相得甚懽也去病有札相及頌明公切于輿誦小疏借明公以重又借去病言以有徵矣幸幸

甲子二月廿日

答卓去病

脩贊者罕徵文者多世固未為不知先生也令君恬澹肅穆稱君子交叔季風塵焉往而不得古味耶長安事可言者即報中國已言之即報所不能言者夫固已不能言也子往副南駕即以去吾道南矣先生前討吏而入吾其有所藁

矣乎雅聞祥符令賢得先生言更信先生夙不
輕以一字許可人也甲子二月廿四

文。

弟以其汶闇攖世娼忌即素所瞻相許者避如
鴟鴞而先生不我遐棄過從如平生又僕僕牛
馬塵中無緣一伸杖杜之好想何如也買山而
隱古人所譏買山而出斯真大隱恨古人不見
先生也弟敘得差不敢邀亦不敢避吾君吾道
敢遂謂斯世無一有心人耶弟何益於乘雁雙

皂之數矣久不晤後晤又未有期乃交臂相失
悵怏何似鵠首巳酉復煩遼使珍羞綢疊愧不
可當然不敢違命使於數百里外之雅敬一一
登受然不能脩李報感且以怍矣豚兒以備經
出荷埀念爲榮他所撰著圖令於便中錄奉不
知孺子可教否也

答姜素臣

浙之人久矣爲海以內所側目其不爲海以內
所側目也者則又受吾浙之人之側目焉夫不

通天下之志者必不可以成天下之務其爲海以內側目也而天下之志不得通其受浙之人之側目也而吾志逾以不得通徒心心喙喙睊睊相視罔極已爾浙之人受浙之側目者少而浙之人受海以內之側目者多而海以內之人復多于浙之人然則吾浙益處不勝之勢矣返吾不勝之勢消彼睊睊之慝令今而後浙之人與海以內之人相視而莫逆也端不在浙人側目之人與海以內側目之人獨在台臺矣益海

以內之視台臺不以為浙而浙之人又不以台臺為非浙也吾之志所以通于天下而無礙也求志莛道語難其人志所繇莛寧又在浙非浙之間久抱熱心未繇開露仰台臺之洞達無礙必有得其真性命之所存者報謝之便兼請教誨非以為不肖以為吾浙亦非以為吾浙固以為天下也 甲子二月廿一日

答王玄珠 廣西按院

人盡仰之方以外以為生而方以內莫自必其

命將方以內常窮而吾無以爲生方以外偶窮而吾又無以爲生是生之日常廢也人僅圍之方以內以爲安而方以外漠然不相應將方以外有急而吾苟幸以爲安遽方以內有急而吾遂無恃以自爲安是危之日莫救也嚮日之粵西仰食于楚與東粵而今日之黔又且仰粵以西居之將士焉得方以外置之民所聊生又何得終古而倚之方以外以爲命其安黔以安西粵與西粵自爲生而不必仰楚與東粵以爲生

撫部所至必有朞月而定萬年之筭者何武翁在事久不日以兩粵借之猶其封內也同心共事長策以惠粵西拭目竢之矣甲子二月廿一日

答史崇仁名啓英

崇仁之政甲大江以西又寵在枌榆而雀躍可知也最書上考豈足酬賢夾輔對仗同志者顒望手采若不能以旦暮矣儆座師吳賭翁庇在宇下多男子而貲不甚饒又其俗不雅馴易衣巷夕陽蕭瑟可念非不肖門牆之私知仁政覆

露必倍尋常也　甲子二月廿二日

答孫六吉　江南學院

嘗過吳閶而竊聞某人者岌岌焉而虞其若壻之試秋之不中于程也又聆某人而亦岌岌焉而虞其若子之試秋之不中于程也逮發案而某某之子若壻果不出某某所自虞夫亦至明也已矣而某某不肯以明予台臺已謂明而人不明耶某某之子若壻皆勢人望人之子咸不得以不中程之秋徼龍于程之內可謂至公也

已矣而復不肯以公子台臺必有所私于勢人望人而後謂公耶悠悠者所以無如台臺何而不肖亦竊比于行人之口也吳中多文人文人中多正人亦多畸人亦多邪人台臺廼文瀾于既倒必首其發明經術不悖聖賢之旨者舍是雖五采爛然不可以奪台臺大有造于吳嗣是而吳之文人皆正人必無有畸人邪人者于其間而亂天下也 甲子二月廿三日

答王定典 名永吉

徑道易水經忠愍公墓門之石下馬遥拜而無一祠宇可以瞻遺像羞江芷者貴治亦不以列于祀典頃爲馬㓜老言㓜老躍然聞且建祠道左與起數百世而下之人心也而忠愍公有孫名一新者頗不類與其邑之孫孝廉尌若孫孝廉者真可謂孝廉也已矣貴治鹿氏父子稱賢士可信臺下得其情便中爲一左右之忠臣孝子固益重于斯世也 甲子二月廿三日

答金稱原

弟何所需於世亦冀翁臺在事可緣此遁一綫
遊蕩平心卩交辨所不辭耳而翁臺又暫返雲
横之駕矣孑影獨栢更難為懷遂庇紛紛頗不
雅聞頗不雅覩業令諸兄弟如尊指裝畢送司
鈕矣懼不雅聞者之漸有聞也速登厥臺或可
以慰懸懸耳 甲子二月廿四日

答岳石梁

罪人磔於西市矣積歲之窖偵臨期之窖屬不
知幾許布算而受屬者欲掩之以為功耶言者

且以功受屬者而謂屬之者之掩之耶浮雲翳日翳亦幾時情實不終沒也 甲子二月廿七日

答賀立菴 山東學道

東土聖于文者曰文在茲邇三王之闕缺繼以楚傖割裂喬詭無復體裁象程且狂題之賴士台臺崇雅斥正而闢說不得行者騰謗翕翕似當日劉幾之譁歐陽公弟即百口言輕如絮何益台臺之分毫幸孫玄嶽從東來周衡臺東人皆知台臺弟言故猶有徵况台臺原自不可磨湼

也甲子二月廿八日

答王峨雲。

其爲時人所積忌與爲時人所積疑者宜莫如我兩人而前度劉郎再來都下都人士爭識東風面積疑積忌化爲萬紫千紅矣滯㝡此中忌者疑者日益堅亦日益廣何以自脫耶木葉之脫恒在萎黃夫亦有先秋而隕者耶㝡無他長度脫然自隕之策不後于人也年兄許之否甲子二月廿八日

答董二醇

念年兄之才而久詘于簿書爲之愀然念惟久詘于簿書而得以展其才又爲之皂然此愀然皂然者廻環中心如車輪而未有窮也不共討吏稱才論資而懼其抑吾兄共討吏稱才論資而指爭屈而足爭捷而又懼其抑吾兄廉吏餐錢幾何又以充竿牘耶弟力辱言輕徒念年兄今日以前之詘與今日以後之抑而無絲毫裨補也不勝慙愧幸白安年兄知年兄甚稱瀕上

治行第一與弟如出一口也討先討吏以劇[illegible]重年兄而機緣又未可卜恐以言之不讐爲異日罪乃弟心則不敢不竭矣

甲子二月廿八日

答陳[illegible]

里甲係庶民中之秪役公家而小有體面者其零星當里數分者其家故貧乃無貧者之逸而有富者之累倍宜體卹辱敎不以刑罰督過敬爲維桑父老加額漕免一事已向撫按及漕院縷縷言之去歲業荷康父母定力主持今歲當

更易耳米多厥少先督其素頑不率者上厥而富厚馴良之家俟倒厥兌後徐令再入亦未爲晚何如何如糧道冇便自當力言不俟丁寧也

甲子二月三十日

答方方伯

世無論其不相入者卽其相入者亦其相爲用者耳非其相知者也北闈分袂彳亍迄今與影相弔如何令人不念知己耶第不量綿力而以隄郵典之濫取恣取怒殆如服釘人亦何途不

可以從厚而必欲破壞國家之典制以酬私交
第不服也政府借中人以行其私凡中人所避
諱者政府自曲體之若孝子之奉其繼母設政
府有攬權之思權固未嘗不在日落一日將無
可奈何耳銓憲畢竟徽有參差而銓意較廣秦
人香火情重此其病根元儒游于域外矣而以
其尊人病行目前調劑乏人矣鉅野已入薦牘
然言輕不足以重令兄也王彭伯辱國已甚樞
輔復似江夏當年而人莫得而攖其鋒將不可

天書牘

知弟睡覺時獨坐時便起拂衣之想此想當是

弟本色行還故吾也 甲子二月三十日

藏密齋集卷之十九終